



球场上的每次相遇都是女孩们的春天

虽然已经毕业，但复旦老女足队员每周依然相聚踢球—— “野玫瑰”的春天

马竞是学力学的，在复旦老女足穿11号球衣。几年前，球队在网上定制队服，紫色的长袖衫，秋冬两季都可以穿，上面还印着学校的图标，质地不错，只花了70元。那会儿，二十多个队员人手一件，属于马竞的那件一直保存到现在。

到6月，复旦大学女足队就成立7年了，球员来自电子工程、力学、哲学、中文、新闻等各个学科。7年，马竞已从学生成为工程师。不过，她和这群可爱的女生一样，只要不是节假日、暴雨如注的恶劣天气，每个周六都会在复旦南区的小球场不见不散。

和正规的女足球队相比，复旦女足没有一个队员接受过专业训练，几乎不参加什么比赛，她们像一群“野玫瑰”，一年到头在自己的世界里踢着，乐着。球场上的每一次相遇，都是女孩们的春天。

球队大姐

复旦女足的“大姐大”叫李韵娇，虽然已经很少来球队，但“现役”球员中依然流传着有关她的故事。

“2007年，李韵娇在学校论坛上发帖，召集爱踢球的女孩。”秘薇是中文系研究生，现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建队第一天就在队中，算是元老。

球队成立那天，七八个女生穿着跑步的鞋子前往集合，没有正式仪式，至少有语言交流，就跑去球场踢球了。七八个学生里也就李韵娇踢得算是不错，有几个甚至不会踢，只是因为喜欢切尔西或者阿森纳才来凑热闹。但那天大家在球场上铆足了劲，踢疯了，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驻足观望。“可能是没人看过复旦女生踢球吧。”回忆当时的那股傻劲，秘薇笑了。

痴迷、热爱，让这帮姑娘很快在校园里火了起来，她们喜欢分享自

己踢球的故事，回到寝室就会有同学问踢球的感觉。球队不断壮大，后来发展到隔一天就有一次训练。

李韵娇在张江校区读书，每次都要坐很长时间的校车赶到邯郸路校区。她的执着影响着身边的同伴。“踢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开始购置‘装备’，我在网上花19元买的一件法国队服，又便宜又好，美滋滋地穿着它踢了很久。”

曾经远征

开心，是踢球的唯一目的。复旦女足很少与外界“交流”。客观上，踢球的女孩凤毛麟角，对手难找，而她们也更乐意在自己的世界里享受这份宁静的快乐。

7年里，在球队为数不多的外出比赛中，远赴北京的“长途拉练”记忆最深。那次，李韵娇带着4个女生一起去首都。都是学生，去一趟北京路上大概要花掉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李韵娇和大家提出外出比赛的想法，她还补充说有人赞助。“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她是怕我们舍不得用生活费，自己出钱给我们买了车票。”到了北京，5个人订了一个标准间就住了下来。

那次，复旦女足在北京和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等女足踢了几场友谊赛。“我们人数不够，她们就借几个过来一起踢。”秘薇说，北京高校女足联赛很正规，让她们羡慕不已。

朱洁树是球队第一次远征北京时5人之一，新闻系毕业后去了《东方早报》。球队后来还报名参加杭州的女足赛。“那会我已经工作，怕父母担心就谎称去杭州出差。”没想到，比赛结束浙江电视台的记者抓住她采访的片段被亲戚逮个正着。“回到家，父母笑着拷问我去杭州工作如何？见我还不招供，就

拿出亲戚在电视里看到的铁证。”现在，这件事已经成了亲朋好友最熟悉的段子。

慕名加盟

球队鼎盛时，复旦女足的人数达到20多人，华东政法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也来加盟，五对五比赛可以在两个场地同时进行。“华东政法大学的小冰就是慕名而来到我们球队的，我和她是四川老乡，但彼此不认识，因为足球才在这座城市相遇、相知，成了好朋友。”马竞说。

前几年，一位杭州同学在网上看到复旦女足的日志，专程跑来踢球。“小陈常常和我们约好下午几点到，在球场一起踢几个小时。我们每次结束都说请吃饭，她总是笑着答‘我还要赶火车回去’。小陈已经去北京工作，这顿饭到现在还没吃上。”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队伍成员进进出出，几个男生也加盟女足。“球队里有一对复旦夫妻，男生学经济，女生学社会学。最早，女生是我们队员，老公每次都陪着来。慢慢地，男生也跟我们一起踢球。现在，他偶尔会教社区小朋友踢球，人家问他踢球是哪学的，他就开心地告诉孩子，跟复旦女足学的。”朱洁树说。

这些年，复旦女足队员陆续毕业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……但老女足成员每个周末都会回学校组织一场球赛。为了这个足球情结，几个球员至今还选择住在学校附近。7年了，运动场的保安认得她们中的每一张笑脸。按理说，毕业就不能回到学校占用场地，可保安大叔总是网开一面，这是旁人对这群足球女生的理解关爱。

本报记者 钟喆



姑娘们踢起球来有板有眼

本版照片均由女足队员提供

运动汇 记者手记 第二个生日

临近马年春节前的一个周末，在复旦南区球场和女足姑娘们踢球，4对4，包括我和另外一名男生。下午3时开始，踢到5时，我已经体力不支，问女孩们什么时候结束？“还早，至少要到看不见人。”

这些可爱女孩，来自复旦的各个专业，大部分是研究生。原本，在上大学之前，她们或许对体育并没有太多了解，但因为足球，生活里多了一种元素。工作后，每周的一次聚会，更成了生活里的一抹亮色。

问女足姑娘最大愿望是什么？“我们这有建筑师、工程师、律师、公务员、记者，大家有时也会讨论，今后设想着开一个网式足球场，再在场地边建个饭店，让更多女孩来踢球。我们就这样一直踢到老去。”

看复旦女足的成长日志，有一张照片是球队成立一周年时，大家做的足球蛋糕。每年6月，复旦女足的成员都会聚在一起，踢场球，吃顿饭，这是她们的第二个生日。

7年转瞬即逝，这些女孩是球友，更是亲人。这不，刚刚过完新年，大家从各地带来家乡美食，聚在一起聊生活，聊足球。

我在想，足球在这群女孩的生命里扮演什么角色？她们说：“我们不想这么多，我们只知道，踢足球很快乐。”

钟喆



踢完球大家席地而坐，说说笑笑，好不开心

每周一练，成了姑娘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

